

文

粹

九

文粹卷第二十九 表奏書疏已 摠七首

吳興姚

鉉

纂

奉天論徽號狀第二首

論赦書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請不置瓊林大盈二庫狀

初收城論治渾瑊取裏頭內人等狀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與官二狀 已上並陸贄

論尊號狀第二首

右翼寧奉宣聖日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為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弔母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以來君德之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曰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為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皞兼皇與帝始摠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

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况今時運迍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煥發德音引咎降名深示刻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上可以齊德於魯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為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悞而不革之反欲加冗號以受實患哉立元之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為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祀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書不得言聖史策稱之以其能損已也臣顧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鑑其理唯明主行焉謹奏

論赦書狀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書示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
處及事宜不盡並條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
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爲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
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之危者
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一
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庶未達於暫勞之意而怨咨已深昊穹
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
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官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
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
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二啓又有顧瞻懷貳叛換
黨姦其流寔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
未獲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申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
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
誰肯懷昔成湯遇災禱于桑野躬自鬣剔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
宜及膚剪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
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
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堙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
去癥痕使天下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
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稿
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
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
發於心而形之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二者符
同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不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
能信伏願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而措之
無苟其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
不詳亦何可不務罄輸衷懇伏聽聖裁謹進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日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密旨卿先奏今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
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
已後除改卿宜自揀擇不得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遭官

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言特
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
達安敢勿言雖知塵情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
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
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
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
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故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
哉夫欲觀視而察之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閭舉選之法
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
囧爲太僕命之曰慎柬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
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大官得自東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
選不惟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
官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於
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惟高位重職考庶官之有成者請而命焉
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貞品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
尚書廓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
羨之荅云黃散已下悉以委之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之官是
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司此
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敕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敕
所命者蓋宰臣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
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
循資格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
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揀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
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
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進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
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始務應用難
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
充欲令庶績成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頑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
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知廣求才之
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

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資以此為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常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効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擇選指陳才實以狀上言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才實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為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為崇任輔弼博採其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特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得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叶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為辭夫如是則若無其人孰敢當任責成無為而致理之道也所謂聽言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徇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公辨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責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宜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才不辨之冤此古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而不能終害霸也與取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

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宜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况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言以爲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悉陳所犯之狀其人受賄其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考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施刑如或有辭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言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偏諳諸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敷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親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豈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復委長官慎柬察屬所柬旣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暗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動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爲長官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位則可委擇千百具察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以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官庶官擇佐察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深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求人無易於是故選自卑遠始昇於朝者各委長

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實于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叙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上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叙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官懼曠庶官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濇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為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容易哉然若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啓詳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增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如何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如何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

言一至于將使人無所惜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
公言固非爲己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
聞惟陛下幸察之謹奏

請不置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
亦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化身而尊護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
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能忘其欲賄之心哉
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爾是以務鳩斂而厚
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
天子所作與天地同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
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不爲貪散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
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什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庠萬乘
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瓊林大
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老百舊之說比自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
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盡各區分賦稅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

澤六

五三

易

宜歸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蕪於茲迨
乎失邦終以餽寇禮曰化貞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
位之初務遵理道敷行約僉斥遠貪饕雖內庫大藏未歸太府而諸
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不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
裘之事復見於當今矣近以寇逆亂常鑿鑿與外幸旣屬憂危之運宜
增勸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裂二庫之名
矍然自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嗶咄
未息辛勤守戰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遠私別庫萬目所視孰
能忘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
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讚或醜肆謳謠頗含患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
是知毗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
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孽晝夜不息迨將五旬東餒交侵死傷
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
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
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且而謠讚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恒

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
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躬鑑歟衆怒難任蓄怨
終洩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才才茲鼓亂千紀而強取者焉夫
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拂而叛之
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
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
利與專利異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一有衆人或不率於是
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
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
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
成得以陛下天資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畜怨爲銜恩反過
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
者但在陛下能行與否爾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
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躬憂追戒平居之專
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
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毋獲珍華先給軍賞
瑰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
以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
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摠緝焚網乘輿有舊儀郡國
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
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悛小失多廉賈不處
溺近迷遠中人所非况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
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初收城論詔渾瑊取裹頭內人等狀

右德亮承旨所錄散失內人名字今臣撰詔書與渾瑊遣於奉天尋訪
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
思咎懼災憂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
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版蕩於橫流
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人神故得
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

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畿甸遠周寰嬴再役疲瘵之耻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願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宮爲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壺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寔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送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荅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蕩三時之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奉迎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蒸優問耆耄安定反仄寬宥脅從宜暢鬱堊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掄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爲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其散失內人已經數月旣當離變之際必爲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必當自來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捨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邪蓋知君之大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藝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墉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

功益官仲戒之以禮無忘於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爲書紳之規以衰衛爲覆車之鑑則德爲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候聖裁謹奏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與官第一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得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可輕苟輕用之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公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恩因饋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第二狀

右欽淑齎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下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臣愚以爲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棼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防戎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負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並日施於輿阜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重輕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漫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裁實也差品列異章服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

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爲國家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同其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受俸者雖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無有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負外試官頗同勳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負然矣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勞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矣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負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管攝之柄無見勳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弃者徒以上之所惜爾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悟斯言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負有限而勳闕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旣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惟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爲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爲不可固傷大猷願留眷思少賜詳度

文粹卷第二十九



吳興姚

鉉

纂

兵機

論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不要指授方略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初收城後請不誅鳳翔軍將趙貴先狀

論請不替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狀

已上並陸贄

論功

論神兵軍大摠管狀

張說

檄一州

為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駱賓王

露布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論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不要指授方略狀

陸贄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流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闔誓首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主具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難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已為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為名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繫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過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為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令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叶宜徒費空言祇勞

眷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凌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由已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循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閑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通者奮力小大成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淑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中事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淑奏來者兇梗殲湯盩闖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淑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

韓六

五十七

可公

福亦生禍喪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鄆陵范燮析死吳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禍福不可以屢空微幸不可以常覲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芟夷繼起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莫敢自保是以抱甕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交及遂乃蝨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且淮夷湯盩三輔而盜京邑鑿輅為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于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其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杞隍艱屯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翁習之師雷霆奮發

之勢武庫劍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蒸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宜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歛敬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梟鷁以好音消殺疹爲和氣由是效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換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豐首竄之將壹純誠以效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霈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化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奮伐于南罄國家廩帑以贖軍悉公私旣收以張武筭斂周於萬類微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旣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洎涇卒唱亂此戎打災豺狼整居於禁闈猘獠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宗郊伏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旣而悅納之儔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蕪芥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死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及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濟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人之所樂而已亦樂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家國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

迷不恭則當外察其端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徼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銛鋒叛者不賈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氓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挈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卽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之至此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今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世典垂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叙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慝以咎已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脩臣禮其於深心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分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言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心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故心旣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旣盈則慮以唇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憇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

竊以爲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其方悔之可也如其未有願
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
當今維馭之所宜惟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
行廢一不可惠而罔敷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
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
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以善爲國者
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
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
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此之偷居上國
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
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
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深汙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
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氓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不
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
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懷懼者必將曰淮
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習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
深汙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
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戰
勝嫉亂之憤忍而不摠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不息理道
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顧
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
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
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雖欲陸梁
勢必不致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旣氣奪筭窮是乃狴牢之虜
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庭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
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瀆威
而蔑惠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
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
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千憂惜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
其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初收城後請不誅鳳翔雷丁將趙貴先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且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未泚即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寬捨衆意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通執之方亦異言皆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令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即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揔帥退闕亂兵遂爲賊泚所招給以同迎鑾輅泚既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從已受邀留遂遭刳制身糜僞職兵隸兇徒雖在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足哀矜所丁受責之辜惟有不能守節而死爾貴先儻能死節即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疑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謚况復懷光未殲希烈猶熾遭羅誘陷其類寔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既偷賊勢斯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徇丕夫之談免億衆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羯胡亂華深汚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無所問河朔遺孽旣聞德澤之弘被且幸脅汚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攜浸長屬階至今爲梗豈不以任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旣定四方見諸將往往竊語謀反及問張良曰爲之奈何良曰陛下最恨者爲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仄者固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爲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爲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

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向化消姦允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善矣夫伏惟不為浮議所移謹奏

論請不替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終須別與移改有人陳奉請朕到鳳翔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接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投以典法是宜汚瀦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爵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為日已久負累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焉入以此撫御其誰敢懷昔漢高僞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

卷六

二十四

七

伐紛紛以至于沒其傲倖之不可為也如是陛下得不以為至誠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宜之為義取類權衡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疑也則就輕而避重苟非聖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輅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眾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代莫儔且負嫌猜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救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機況楚琳卒伍凡材廝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睚眦晨光既昇勢自蹙縮今郊畿已文武衛方嚴汧隴鎮壓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瑣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躡躅何惡能為願陛下姑

務含弘普安反側促駕遄止錄功犒勤敷肆肯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
徵韋臯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揔岐隴之師則彼
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薑芥復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
遽過動不為遠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論神兵軍大揔管功狀

張說

右被謀奉勅責通大揔管功狀者自契丹背恩營州失守前軍喪
律榆關不開幽平鳥棲於重墜戎羯虎食於四野燕南諸城十僅存
一河朔之地人挾兩端由是豺狼入於牢穽蜂蠆出於懷袖王受服不
宿孤劔先驅寇讎日深甲兵未繼于時鳩合步騎不滿三千彼衆我
寡兵怯虜熾且保關守塞力猶不禦況土人弄兵轉相攻拔外召夷
狄內據險隘冀州既陷勢將不已當決水之衝承烈火之焰逆風撲
燎摧岸塞河韓白見之知其難矣王權以料敵靜而鎮下宣國恩以
撫寧曉愚俗以逆順督將吏以忠義示士伍以嚴肅深籌秘於六奇
潛檄通於千里滄瀛具得響援增氣幽易恒定聲威有立而又分兵井
陘杜其西望引軍河漕阻此上流張虛旗於趙城設奇兵於襄國亦

解六

六十五

猶吳人潛軍於巢縣而見舟豫章漢將捷逕於武關而聲出峭澗
蓋廣授以安衆多方以悞敵故能舉無遺策兵不踰時滌昂宿於
妖氛拔翼方於塗炭俾皇靈溥暢黔首昭蘇朝廷釋東顧之憂漳
溢息南侵之患然後歸剽掠返流亡業窮乏賑瘵傷僵暴皆掩死
喪復怨賞不失勞亦無濫受罰不漏罪亦無冤人則王有大勳於是
役也而又誠以奉上義以利人至忠之狀有三為善之跡有五所謂忠
者一曰思致命也初戎寇方殷王乘駟赴救衆纔數騎捍敵群醜山
東父老如恃山河旣而王躬探甲胄吐誠師旅誓在盡敵以報前讎
故得感激來戰決命爭勝二曰能果斷也凶黨狂狡飛轉妖書吠
堯謗舜間誘愚惑事斯蔓結搖我心王陰察州閭拏求魁蠹獲
應賊書人耿羅漢等一十三人焚書伏罪衆而後定故得破謀殺謀
悖計無施三曰誠感神也王地維近屬躬當大任所過山川鬼神之地
罔不精意懇禱以請云天子聖明皇天輔德實降靈助以濟神兵
幽感明祇多獲孳祐故得行師之處勝風送旗合戰之時興雲翊
陣金鼓所向冰消草靡所謂善者一曰均下也飲食勞逸與將士必

向二日繫已也徧賞有功王秋毫無受三日詢善也國之彝典成誦在心
閱實定名必諮羣議四曰嫉惡也每戮一人親數其罪必深加咎責使
愧恥於地五日不伐也賊平之日將吏賀功王稱美天威惟勞士衆兢
競然若不已有也惟聖人神武制命預授兵符惟大摠管忠善襲行
克成廟筭今者顯號年紀騰輝國籍方謂垂軌雲臺勒休彝器而
杖杜遣宴甫率於舊章茅土增封殊未於宗正此壯夫義士所以竊
議而長歎者也雖樹下不言用歸功於明主然策勲有典何勸善於
戎臣敢憑下問是用大陳其所正復州縣招撫歸降補署官僚存
集流逆擒殺凶醜收獲軍實與吏士共功者具如別狀

為徐勣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駱賓王

偽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
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
肯護人掩袖工讒孤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
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鳩
母人臣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苞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

卷六

卷六

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孟子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
鷲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漉帝后識夏庭之遽衰勣業皇唐舊
臣公侯家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
也素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
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
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
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
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
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坏之土未乾
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
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
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殺伐則不能成歲功仁則
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故春秋序行則通元

和而充氣母德刑具舉則協王道而經彝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削姦寇保又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實爲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埏六籍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丕烈自纂大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邊鄙或聳干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侯首領之誅陸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翽姦徒熒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爲起穢之物腥彼宮闈散作旬始之妖孛于躔次先皇懷柔河朔敷佑下人錄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門名位薰灼加闡昔之質異革桀驁將馴大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枿之英契狗吠豸牢之主項屬鑿輿順動郊圻駐蹕而泚乃嘯兇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天穿高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蠱尾罪踰羿浞惡貫梟鏡是以萬方憤怒九服聳騰思齒劒者投袂而興爭淬刃者不期而會賊伺間豐陰貸兇謀既緩雷霆之誅遂延晷刻之命臣是用祇承眷筭恭行天討攝衣

卷六

六十七

昌

登壇明君臣之大義禡牙饗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日二十五日揔領師徒直趨都邑略灞澹以揚旆瞰苑囿而下營土堡雲舒木棚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兇渠卧鼓偃旗猶輕小利賊初凌犯已略芟夷謂其氣竭而來歸尚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奚爲至二十七日會諸將於中權召勝風於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厲先庚而軍令凝嚴各懷報國之心爭淬伏讎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尚可孤本軍副元帥都知兵馬使吳詵都虞候兼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營都知兵馬使檢校刑部尚書孟涉右廂兵馬使郭審全權文成神策行營商州節度都虞候彭光俊等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棘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西貝勇免胄啓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銳於神麋倉東繚垣摧以成塵滋水涸而爲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僞校言尚憑凌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飈馳衆若螽集橫列堅陣旁

連高岡猶張蹭蹬之鱗更舉螳螂之臂衙前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王佖知
衙兼刀斧將兼御史中丞史萬項等自相約誓又合軍聲指麾而驅
兕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
翼旁張而雲含霜刃交先而霍耀鼉鼓騰聲而隱鱗賊方土崩我乃
霆擊乘其踣藉遂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通於中禁段成諫賊之心脅
既已生擒沈厚運賊之羽毛終制死命故其係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
莽蒼之間震懼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深汚俗昔實平人推赤心以如初
數王化而如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隊尚顧危巢妖狐
就擒猶守舊穴自卯以及酉來拒而復攻謹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
氣霆鬪而雷馳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原之焰馬逸未止士怒未
舒既自北而徂南音輿尸而折首又使決勝軍節度使工部尚書唐良
臣右軍兵馬使御史大夫趙光詵義武軍兵馬使楊萬榮左步軍使孟
日華馬軍將田子奇霍去傲郝觀華州左廂兵馬使馬英右先鋒兵馬
使董趾神策商州節度兵馬使賈慎金左都虞候張望都等領馬步
為副勢均破浪攻其甚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茲翦
滅纔欲乘凌曾之鑄刃之鋒已失藩籬之固遂生擒僞署侍郎董奉中
書侍郎平章事蔣鎮右僕射平章事張光兵馬使李希倩等逆賊朱泚
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輕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即誅夷
臣竊以此賊包藏逆謀參會凶德侵氛其氣豺武其心背先皇亭育之
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有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
巨唐中興之期光啓於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
功有輕於折筮猶逃密網尚返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亡之騎且稽
分體未即燃臍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恥即當梟戮用申刑典今
已肅清宮禁修謁寢園鍾簋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垂象列聖之所
雄都神扶業業之傾天降穰穰之福不然豈免於毀圮之患崩剝之虞者
哉此皆上天降鑒眷慮旁施制兵要於事先規雄圖於軔內再造可封之
俗固橐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鏑澹乎華胥之夢熙然葛天之風臣
謬寄台司幸當統帥之吉甫之文武鼓郟穀之詩書此皆諸將叶心群帥
宣力非臣庸績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文粹卷第三十之下 制策一

吳興姚

鉉

纂

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

劉蕡

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互默無爲，端拱司契，陶眡心以居，簡疑日用於不宰，立本以厚下，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厲，噫盛德之所臻，實乎其莫可及也。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僞滋熾，風流窳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祇荷丕才，奉若謨訓，不敢荒寧。任賢惕勵，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旱音歲，播殖愆時。國廩罕蓄，田之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爲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踰檢。太學明教化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墮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防下以禮，則格恥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今而鮮於理。思欲究此謬，蓋致之洽平，茲心浩然。若涉淵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群彥，佇啓宿憤。異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言在康濟，造庭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庶富之所急。何術斯革乎？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何施而洽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鏡，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

對褐衣小生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內，謹頓首上言。皇帝陛下，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但懷憤抑，鬱思有一時之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賈論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況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真言。猷制詔中外，舉能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采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倖之所避，諱有司之所與奪，臣愚不識大體，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儻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非臣之所望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互默之化，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助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

以爲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荷丕
扝而不敢荒寧奉慕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
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
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情蔽
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也在脩己
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道守之救災旱在致乎精誠廣播殖在
視乎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
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由授任
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理之勤阜財發號之
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即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即
格恥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則可罷斥游墮念令煩而理鮮在乎
觀察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
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心勤也遂
小臣屏茲豪之志則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方則惠孚于下邪
正之道分而理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
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之考績叔子之
所務不若虞舜之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可爲上聖之龜鏡又何
足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瀝肝膽
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
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
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
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
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旣
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爲
而不宰矣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豈可遠歟安有三代循環之弊
百僞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
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
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
不以國家存亡之計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不知陛下以布衣之
臣不足以定大計邪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邪不然何宜憂

而不憂者也臣以爲陛下之所憂者宜憂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乃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兆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徽烈者矣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其所未盡善者臣得爲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又按春秋閹寺殺吳子餘祭書其名春秋譏其踈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戒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搃天下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景復生於今日矣此宮闈之所以將變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書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所以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不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正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內所以將亂故樊噲排闥而雪涕素盞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而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耳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莫敢盡意上洩其事則下莫敢盡言故傳

有造膝詭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忽而不用之陛下忽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旣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低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衰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旣不得理於前當理於後旣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祚終任賢之効無旰食之憂臣前所謂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舜之爲君也而天下大治以其能任五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強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二代漢之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賢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_法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耳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高其姦如恭顯者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耶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高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緒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以其自取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雖國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也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命慈仁者親之育之如保傅焉

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
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補署建除率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財假其
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
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仇讎
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
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
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爲之怨怒
陰陽爲之僣錯君門九重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
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朝夕即不幸因之以師旅繼之以
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故臣所以
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耳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
知之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
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
其稱甚美然而綱紀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
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寓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

精七

五

書所

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伏惟陛下慎終如
始以塞萬方之望誠宜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
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唯忠賢是近唯正直是任內寵便辟無所
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助之以和教之以孝慈道之以
德義去耳目之塞通天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民蘇息則心無所不達
行無所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修己
教以導人脩己也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人也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
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
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耶夫立教之方
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斥時爲忠知人則任賢
而去邪斥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用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
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
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踈遠則化浹於
朝廷矣勸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
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

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乎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生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姓咸遂臣前所謂救災早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二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魯文公二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致精誠而早不害物文無憫恤而變則成災陛下誠能有恤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甚田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墮之徒以篤其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才用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考課績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道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書日而葵丘之盟將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故夫官者五帝三皇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內則破律於外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間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洎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致府兵省臺軍衛文武參掌居閑歲則櫜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大將不主兵事止於養勲封今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讎足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干凌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

藏姦觀豐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言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于下國始天子而達于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強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事而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進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爲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庭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寡強可以禦姦寇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無理人之術者不當授此官則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請以官位爵祿制其器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彫鏤不蓄於私家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在考言而詢行也臣前所謂形恥格者在導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之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繁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繁而理鮮要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前臣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豈敢愛死者臣聞晁錯爲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矣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今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於時忌竊陛下人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躬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旣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條近古之理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育百姓以教人慈調元氣以助育扇大和於仁壽可以逍遙而無爲垂拱而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修分闈之寄念百度之末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痛在擇長吏

而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爲天下教動足爲天下法仁足以勸
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致其理哉謹對

文粹卷第三十下



吳興姚

鉉 纂

踐祚

唐高祖神堯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唐玄宗明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唐冊玄宗明皇帝文 賈曾 唐冊肅宗宣皇帝文 賈至

封禪

唐高宗天皇大帝封禪文 唐玄宗明皇帝封禪文

祝壽

唐德宗神武皇帝降誕日獻祝壽文 並侯喜

告謝

唐德宗神武皇帝平朱泚後告謝昊天上帝文 陸贄

徽號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肆赦

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年大赦文 陸贄

戒勵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勵風俗德音文 元稹

怨死

唐德宗神武皇帝賜李納田悅王武俊鐵券文 陸贄

唐高祖神堯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維有隋義寧二年五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皇帝臣某敢昭告于

神

九

於

昊天上帝伏以生人以來樹之司牧眷命所矚謂之大寶曆數弗在
罔或偷安故舜禹至公揖讓而興虞夏湯武兼濟干戈以定殷周事
乃殊途功成一致後之創業咸取則焉臣恭承家慶世祿降及日祖
曰考累功累德賜履參墟建侯唐社地居戚里門號公宮丕緒隆基
足為榮矣但有隋奕德屬厭食大業饑饉師旅民胥怨咨謫見咎徵昭
于互鑒備聞卑聽所不忍言臣恭守晉陽馳心魏闕被首濡足拯溺救
焚大舉義兵式寧區宇徵要荒之辮髮輯北庶之離心誓以捐軀救茲
人命指陳喪亂期之又安有功繼世無希九五惟身與子竭誠盡力
率先鋒鏘誓以無貳載蒙弘誘克濟艱難電掃風驅廓清天邑
傳檄而定岷峨拱手而平關隴西戎即叙東夷底定非啓非贊孰能
茲速尊位世嫡翊奉宗隋勳力輔政無虧臣節值鼎祚云革天祿告
移謳謌獄訟聿來唐邸人符神瑞輻湊微躬遠近宅心華夷請命
少帝知期運已去大命有適遜位而禪若隋之初讓德不嗣群臣逼
請今六宗乏祀七政未齊罪有所歸恐當天譴請因吉日設壇告
類祇畏上帝惠茲下民翼子謀孫罔敢愆德則小則大無惑無違對

越鴻休伏深慙懼謹遣太尉某用薦告之禮瑞冊蒼璧香苾明粢
嘉蔬禋祀于皇皇后帝明靈降享仍改義寧二年爲武德元年大赦天下

唐玄宗明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皇帝臣某敢以丕牡昭告于皇皇上帝上皇厭理萬機疑情太古釋
茲重負與道優游宇宙不可以無君宗社不可以無主恭惟曆數猥
當虛薄懼忝帝位固辭不免遂膺大禮以馭下人猗擇元日告類
上帝惟神敷祐四海永綏天極

唐冊玄宗明皇帝文

賈曾

朕以寡昧虔奉鴻休本殊王季之賢早達延州之節昔者聖曆已
讓皇嗣之尊既暨至神龍終辭大弟之授豈惟衣冠所覩抑以兆庶
咸知頃屬國步未夷時艱主幼大業有綴旒之懼寶位深墜地之憂
議迫公卿遂司契象日慎一日以至于今一紀之勞勤亦至矣萬邦之
俗化漸行矣將成夙願脫屣寰區昔堯之禪舜惟能是與舜以命禹
匪私其親神器之重允歸公授皇太子某有大功於天地定阡危於社
稷溫文既習聖謨日躋委之監撫已移年歲時政益明庶工惟序朕
之知子庶不負時曆數在躬宜陟元后可令即皇帝位有司擇日授
冊朕方比跡洪古希風太皇神與化遊思與道合無爲無事豈不美
歟王公百寮宜識朕意

唐冊肅宗宣皇帝文

賈至

維天寶十五載歲次丙申月戊子朔二十一日戊申太上皇若曰咨爾元
子某惟天爲大惟人君則之順乃德故舜禹揖讓而履履皇極弗乃道
故丹朱商均不能保鴻業是以啓有惠迪而夏嗣焉隋有亂紀而唐
受焉五聖之御寓皆以勤儉兢業日慎一日故能享祚長久垂慶無
窮泊于六葉恭位四海馱于勤倦緬慕汾陽將保靜頤神思我列祖
丕元之道是用命爾元子當位嗣統於戲爾有忠孝之誠極于君父
爾有友愛之義信于兄弟爾有仁恕之行通于神明爾有戡難之才
彰于兆庶予懋乃懿德嘉乃神武天之曆數在爾躬汝惟推誠禍
亂將興爾永清汝惟從諫宗社將興爾復寧佞言惟疢直言惟師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民非后孰治后非賢固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
無忝我祖宗之不烈矣

唐高宗天皇大帝封禪文

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有隋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生靈塗炭鼎祚淪亡高祖仗黃鉞而救黎元錫丕圭而拯沉溺太宗功宏鍊石定區宇於再麾芟莠壯斷熬龜飲滄海而一息臣忝奉餘緒恭承積慶遂得崐山寢燎炎海澄波雖乃葉茂宗祧斯實降靈宥兮是今謹告成東嶽歸功上丕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凝薰萬姓陶化八紘

唐玄宗明皇帝封太山玉牒文

有啓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欽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嶽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唐德宗神武皇帝降誕節獻壽文 侯喜

維孟夏十四日天降皇帝之辰羣臣感覆燾之恩朝明庭而獻萬壽者外盡四海罔有不至時臣亦幸在京師無因緣以陪進竊自思念其感恩受賜與群臣無異徒以其身之卑賤至願莫伸如瘖者欲言譬足者欲趨乃作降誕日獻壽文一篇恭置于康莊之衢其辭曰

未有人云則有彼天千變萬化兮道無常全高明運轉兮與人下焉聖人法象兮則相永年自我自度兮祇畏乾乾天受降福兮與人下焉臣今敢獻壽如天博厚配天兮其誰則地含容光大兮無與二山澤藏寶兮富有無既聖人體順兮不愛其利自我自誠兮其他至地不測兮生物咸遂臣今敢獻富如地日出輝輝兮風來薰薰甘露霖霖兮卿雲氛氲民曰五星兮生乎今辰愛我則君何以慶兮無稱其恩榮華富貴兮子子孫孫臣敢獻福兮如所聞

唐德宗神武皇帝平朱泚後告謝昊天上帝祝冊文 陸贄

維貞元元年云云嗣天子臣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顧惟寡昧不克明道丕膺眷命俾作神主常恐獲戾上帝橫災下民兢兢業業夙夜祇畏居位五祀德馨幾聞皇靈不歆是用大猷殷憂播蕩踰歷三時誠懼烈祖之耿光墜而不耀側身思咎庶補將來上帝顧懷誘衷悔禍勦兇慝之凌暴雪神人之憤恥舊物不改臣心載新茲乃九廟遺休兆人介福以臣之責其何解焉間屬寇虐久稽告謝今近郊甫定長至在

辰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口奠憑禋燎式薦至誠太祖景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維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四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攝太尉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珙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李紳及文武百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臣僧孺等六千五百七十四人言臣聞羲皇首太古之號成湯顯神武之稱我高祖皇帝是憲尊名若古貽厥丕訓爲孝孫之法豈不善始善述哉矧乃巨唐受命繼體承業理運將至大君以興昊穹所以開至聖也曩者明兩未定帝華不協捨省傳聖深惟至公先后所以昭天命也亦猶堯發於唐侯文興於代邸神明之祚不其難哉伏惟皇帝陛下清明傳光取四海玄德貞隣天休大賚日角見表氣志如神爰初定命正心理物如辰居其極而天下無邪矣由是昭德塞違尊賢遠佞禹不自滿成不自康罔盤于

田不邇于色自閨壺以施王教由家道而刑國風去比周敷名實孽權綱擇聖德修舊典協誠質托嘉壇款太一進正臣以端治表禮故老以求謹言遠無蔽獄近無留命祈玄祖而膏雨降祀靈岳而嘉穀登省刑罰而蓬勃消發倉廩而蝨螟息去歲龍旂承祀大輅親郊捧玉瓚而一獻光靈來格振金石而六變魄寶昭臨然猶古訓是學緝熙于道天文炳煥雲漢其章溫恭敬遜承太任之教和樂愷悌洽戚藩之心德風偃于群黎威靈動乎絕域又以敬飡不逮於長樂昭配未升於禰宮母懷嗣徽蒸蒸而慕所以奉若慈訓對越兩儀因心立制永錫其教寬底劉之罪興惻隱之仁迴霜收電爲之反禾及單于慕義景附朔邊耀德戢兵謙臨是受至於備文物展國容莫不先甲而布甘澤丁辰而廓陰翳和且晏溫卿霽細溫斯所謂神祇之心應矣天人之際交矣於是服冕之士戴鷩之倫暨藩衛邦伯黃髮齡耆不謀而進曰陛下玄默天睟輝光日新大矣孝熙四極爰臻誠宜玉版溫潤鏤鴻明之德神寶焜耀薦萬斯之年不惟大典不可辭也陛下猶謙退固拒至于三四群臣不已乃曰俞哉夫徧覆包含

之謂仁極深研幾之謂聖憲度著明之謂文靈夷震懼之謂武感而遂通之謂神無思不服之謂孝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王寶具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乾健不息謙尊而光樂戒其耽禽戒其荒壽乃侔於殷宗裕乃厚於成康貽燕後昆受福無疆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謹言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正月己酉朔一日己酉光祿大夫守太尉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恂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崔鉉及文武百官太中大夫太常卿臣孫簡等六千二百二人言臣聞在昔周宣猘狁內侵四牡薄伐以定王國則詩人大其功既且于漢宣北夷乖亂呼韓慕義郅支遠遁則簡管著其美惟此二代稱爲中興間者開成之末星孛如雲螟飛蔽天先帝感之黎人懼焉乃授至聖遺大投艱迄茲成功厥有具數伏惟仁

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表應龍翼粹含乾剛神全而正氣凝宇定而天光發智燭千里動必察微心鑄萬機物來斯應於是五材用四維張建中和之極綴前聖之綱重樞機修法制刑御家之理無出壺之言銷讒邪遠巧佞斥背公之黨退好徑之人內嚴體貌增堂陛之峻外絕締交去輔車之勢古所謂受命於天惟舜獨也已又曰一心定而萬物服唯陛下得之曩者北狄矜功耗盡中國種類般若牙根柢封殖異術肺附縞衣如荼挾邪作蠱浸淫守內倒懸不解百有餘年旣而龍祠堙滅携國款塞質帝女戚海疆有狼顧平城之心鯨吞咸洛之志爰命梟將擐旗刈旃兵塵穹廬火烈荆榛颺芻櫛碎輅輓六羸遜逃貴女生還剗滅妖迹剷除醜類故名王結髮紉帶入臣堅昆稽首鞮譯來獻而又姦臣放命二紀陸梁據太山之固下窺洛邑通故絳之道旁睨近關樹其遺孽以竊兵柄議者僉曰精甲十萬積穀十年泉魚不察湯網宜懸陛下雄斷霆聲群疑冰釋楊清風而掃雲鼓迅雷以破山任馮異則拔天井而震上黨仗吳漢則發突騎而傾邯鄲壺關失險山東奪魄屬有戎邊叛將竊發參墟人心

搖蕩異議放肆陛下臨朝而言曰二殺獲罪于天子所不捨未三旬而定晉陽纔其年而滅潞子不以金貝稀將多降不勞師克粵首馳報非至德感物孰能臻於此乎由是台宰百辟藩屏將帥上言曰成伐東夷而肅慎來賀景翦七國而王室乃安莫不始於武功終致刑措將以禋上帝薦祖宗宜受鴻名以答丕既陛下猶謙遜而五讓之勤勤罔已乃屈己以俞之雲漢爲章所以昭法度也神明其德所以成教化也魏巍乎有功帝堯之則也勤于大道丕祖之訓也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不有其名以保其成不德其功以戒其盈享殷宗之福致周道之平熙我王度永振金聲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謹言

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年大赦文

陸贄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恡改過朕嗣服丕扈居臨萬邦失守宗桃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及於後肆予小子獲績鴻業懼德不嗣罔敢

卷七

十四

朱祥

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伐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擁隔人情疑阻猶昧省己遂使興戈徵師四方轉運千里賦車籍馬遠近搔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祝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來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眊空於杼軸轉至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愁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豐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覲負罪實在余永言愧悼若墜淵谷賴夫天地降祐人神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除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希新命朕晨興夕惕唯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擬以徽號加于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論昨因循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群情苟應虛美重予不德祇益懷慙自今已後中外所上書

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不常繫於時化大道既隱亂獄滋
豐朕既不能弘德道守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罪非辜爲之父
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曆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
人更始用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
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
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自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
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搔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
實不君人則何罪屈已引物予何愛焉庶懷引慝之誠以洽好生之德
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
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
謀朕方推至誠務欲引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其河南河北諸軍兵
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爲不道棄義蔑恩反
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
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
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已前能去逆效順及散歸本
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官即與量移近處已量移
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罰鎮效力并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兼別
敕於諸州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許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
禁錮反逆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說者並宜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
齒者量加收叙人之行義或未必兼才大厦者方集於群材建奇功者
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徒沉鬱頗久朝過夕用
勿拘常例諸軍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
里勤王扞固金城馳除大憝赴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
我圖爾功特加彝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
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
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
給身死之後十年仍迴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
絕其餘叙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准去年十月七日十一月十
四日敕處分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勳方鎮克寧
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

依次與官賜勳三轉其累加勳許迴授周親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
爵一級四品已下各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
埋胔禮經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道兵士有死王事者
各委所在州縣急遞送歸本管官爲苑并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
獲伏辜曝骨鄉原者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
葬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
因爲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汙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
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蜀此役
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
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供儲克辦師旅攸
寧式當褻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昇爲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
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增懷而澆薄之風
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不至天下有隱居
行義才德高遠晦蹤丘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名聞奏當備
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
識洞韜略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
寡惻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卹其有年九十已上者
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
兵之後内外耗竭食省用宜自朕躬朕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
之華飾率已師儉爲天下先諸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
停應内外官有欠負及百司不急之資委中書門下即商議條件停
減奏聞布澤行賞抑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
賜深愧于懷赦書有所未該者所司類例條件聞奏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勵風俗德音文

元稹

敕朕聞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齒周成王刑措不用
漢文帝恥言人過真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抑其
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欺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癉惡故孝
宣必有敢告乃下光武不以詭辭遠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
禁比皆所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比皆勸刑人於市則
皆懼罪有歸而賞有事也未俗偷巧内荏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

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讒進則諛言諂笑以相求退則羣居狎處以相議留中不出之請益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詞實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跡已彰尚矜介特由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而曰務求簡易提紀綱者不能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叅斷一謬俗化益訛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家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並行兵興已來人散久矣姑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或未孚理有未至曾無恥格益用彫刑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機密之重旁撓於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既去其尤者而宰臣等懼其寤寐未克澄清備引祖宗之書願垂戒勵之詔遂申教告頗用殷勤各當自省厥躬與我同底于道凡百多士宜體朕懷

唐德宗神武皇帝賜李納田悅王武俊鐵券文

陸贄

維興元之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咨爾具官某嗚呼

君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乖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罔知省己姑務責人是以徵師但征連歲靡息惟爾以誠志之不達反及于厥衷阻衆興戎結盟拒守豈非上失其所撫而下失於所奉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實不德兆民非咎俾廢其生業離其室家陷於困窮死於戰陣老病失養孤惻靡依怨結蒼旻感傷和氣朕為人父母得不愧於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悼粵自嗣位迄今六年天將悔禍朕方覺悟爾亦知之衆心厭亂思以保安叶於朕懷若膺符契非天地合德人神合謀將茂育羣生則何以臻此朕是用上順天意俯從人心滌爾疵瑕復爾爵位坦然靡阻君臣如初功載鼎彝彛名藏王府子孫代代爲國勳臣河山帶礪傳祚無絕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食其言何以享國於戲其祗若明命用保無疆之休

吳興姚

鉉 箕系

冊帝王謚 唐中宗孝和皇帝謚冊文 蘇頌 唐德宗神武皇帝謚冊文 權德輿

冊帝王哀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虞世南 唐太宗文武皇帝哀冊文 褚遂良

唐中宗孝和皇帝哀冊文 徐彥伯 唐睿宗玄宗皇帝哀冊文 蘇頌

唐玄宗明皇帝哀冊文 王縉 唐憲宗章武皇帝哀冊文 今狐

冊后如謚 唐順宗莊憲皇后謚冊文 權德輿 唐懿宗元昭皇太后謚冊文 夏侯

冊后妃哀 唐太宗文德皇后哀冊文 虞世南 唐高宗則天皇后哀冊文 崔融

唐德宗貞懿皇后哀冊文 常袞

唐中宗孝和皇帝謚冊文 蘇頌

維景雲元年歲次庚戌十月戊寅朔十三日庚寅攝太尉銀青光祿大夫守戶部尚書上柱國宣城郡開國公臣姚珙等上議曰臣聞聖人極天下之蹟以象其物宜成天下之文以察其時變加於百姓之謂德形於四方之謂風德也者動於神明風也者由於教化原始見則名合道先知終存義迹因行表其來尚矣伏惟大行應天神龍皇帝續武之命允

文之基肇承於宥密以至乎緝熙若乃含青雲之符耀赤光之瑞履順而一夷險安貞而再潛躍由是恭于三朝服茲四罪俟予之始祀夏而無改舊物若帝之初遷周而有膺新命虔疋夫蒸蒸之思愛於文母豫太帝庾庾之占友於王季既而三年諒闇九族敦敘免喪問道穆乎天子之容退朝藏密怡若家人之禮功收其成不以微刑濟其寬不以大讜詞所不忤讒說所不入約躬而厚物盡下以推人翺翔乎儒雅之林經啓於文章之囿不傷麋芻不犬卉木體仁也行於壘貊暨於陪臺施惠也酌中衢之樽不竭也陳大廟之器不盈也故能百寶用四靈臻嘉禾神芝日獻于府禾遠格懷荒至名駒巨象歲填于牧方桴厚陵之露華感而通夢遂揚昊壇之煙燎嚴以配尊然後心遊絕冥神寄愷樂在雲臺之上希夷於具諦之門追汾水之陽縹緲乎列仙之館豈圖變生氣於凶肆之霄霄極歆憑玉以大漸顧遺弓而上僊所以函夏攀援人神哀戚龍攢既啓鳥耘逾慕禮撤三獻北有因山之名法崇二言南有至郊之議謹案謚法慈惠愛親博施備物皆曰孝安人緝衆推賢讓能皆曰和夫孝以安親和以安仁是則憲先王之典甚垂後裔之光烈者蓋

天之所稱矣請上尊諡曰孝和皇帝廟曰中宗謹上

唐德宗神武皇帝諡冊文

權德輿

維永貞元年歲次乙酉月朔日孝孫嗣皇帝臣某伏惟大行皇帝德合天地作人父母纂承光明建用皇極昔在寶應制天下賦輿威藩以
大自魯疏雍師律既貞會陝收洛克輝威命廓開王塗是登上嗣
乃宅丕后服藝祖神宗之大烈有乾乾翼翼之至苟敷佑迪哲尊嚴
懿恭燭明四極發育萬類濯沐乎仁澤澄清乎理本巍巍乎建中
風聲與貞觀同符洎時有稜沴變生京轂省方展義弘陰隲之功
整旅致誅申震耀之令氛稜滅息侯王軌道不冒持載鏡清砥平然
後明裡必祀萬靈以接翁受敷施九德成事合弘亭毒以致其和博
采虛受以通其志政刑有箴宸扆有銘煥乎文明之化成也因時創節
象卦設樂薰然中和之被物也納嘉言於近侍輟已行之詔疾讓口
於宵人宥過失之罪去徽號而約已正廟祔以尊祖九譯通道萬
方來庭實旅焯乎勳籍夷歌陳於樂府霜露所墜車書大同順
氣旁達天休滋至慶霄輪困德水清澈三辰秉陽以宣耀百嘉麗
地而交感飛走呈祥肖翹遂性在宥天下二十有七年夫文思光被
陶唐之盛也僭怛忠利虞帝之教也豐豐穆穆周文之業也聰明神
武漢祖之烈也窮古先之大律極帝者之上儀方將扈弁崇丘侍檢
玉諫奄遺天命永棄萬方億兆嗷嗷哀號靡訴顧惟冲昧懼忝孫謀
君父有命付茲神器虔恭貽訓感慕滋深今因山既建同軌畢至一二
元老宗工碩生考稱天之禮稽節惠之法式遵古義敢薦大名謹遣太
尉某謹奉冊上尊諡曰神武孝文皇帝廟曰德宗伏惟聖靈昭格膺是
典禮幽贊丕祉流於無窮嗚呼哀哉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虞世南

維貞觀五年太歲云云即以明年某月日遷座于獻陵禮也互臨覽載籍
述聽皇王立德可久應運斯昌天基崇峻帝系悠長虹暉降祉具氣呈
祥總衡朱黻熊軾龍常契叶禎符誕生睿聖彤雲晝聚黃星夕映舒
卷潛躍幾深道性地載天臨日暉川鏡歷試藩岳風移俗正火德
云謝群龍戰野蚩尤曜旗王良策馬拔山暄日滔天泯夏蕩拒黎元
陷危宗社提劍創業杖鉞專征風驅雲動海運天行伐謀上略制勝

神兵尊王踐土復帝夷庚職惟上相任隆群辟六階已平四門咸闢殊物
顯命彝章典冊錫重介珪禮優乘石煙霞改色鏞管變音觀國受
命負辰君臨仁霑動植化感飛沉那輅周冕禹迹堯心削觚反撲抵璧
藏金商俗未改遺氛阻亂沙塞虔劉伊瀍叛換應變雷動乘機電斷
十角雲消三川冰泮漸以文教致諸王道制禮和樂尊儒養老翠鳳
棲梧丹魚在藻水浮玄貝階榮朱草威加海外澤被區中要荒合
軌鞮羯遐通設羽沉浪飛輪駕風眷言釋負有懷高謝脩爾櫟陽
杏同姑射趨詩禮以承天稟義我方以成化聿膺景福方期永年玉几奄
及金滕遂愆絕五日之晨省遽千齡而上僊攀帷辰以孺慕抱劔舄
以纏綿嗚呼哀哉虔奉顧託式遵遺志指珠玉而不藏即陶甄以成
器貽儉德以爲譽垂風聲於後嗣嗚呼哀哉永去天邑言遵地肺背
沃野之神阜越通川之清渭懷岐下之前迹眷新豐之舊里茹哀噎
以留思旌翩翩而顧指悲風急而拱木吟平野晦而寒煙起嗚呼哀
哉惟綴衣之如昨忽馳光之莫駐亟時逝而節改俄涉新而履故野
蒼蒼君以日衰歲凜凜而行暮感物悲於氣序銜哀踐於霜露泣川
水之逝波動商山之風樹躋厚地而無感仰高天而何訴嗚呼哀哉曰
聖與人誰前誰後炎昊天無金石之固勛華異松喬之壽孰歷世而長存
唯令名之不朽矧五功與至德冠列辟而爲首俾軼五而登三與天長而
地久嗚呼哀哉

唐太宗文武皇帝哀冊文

褚遂良

維貞觀二十三年歲次己酉五月甲辰朔二十六日己巳大行皇帝崩
于翠微宮之含風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八月庚寅將遷座于
昭陵禮也鳳管凝和龍帷將曙溢化同軫綿區縞素哀子嗣皇帝
其覽風樹而增感攀銅池而拊膺迫宗祧之是寄傷往駕之無憑
奠樽盈而悲緒促靈景駸而愁雲興去劍滋遠清徽方闕爰詔司
存傳芳瓊字其詞曰

三微固社五曜垂文光昭司牧對越唐勛族著玄牝家傳縉雲高配
于天一人有慶大行神武惟幾作聖良書自得高文成性夙表餘雄
先懷反正蒼君兕爰發朱旗首令寰瀛昏墊關洛荒蕪妖傾地軸盜
弄乾樞戎衣光啓霸政宏暮天兵電掃月陣風驅蚩尤遮前揆厥

咸誅閏位不虔餘分興戾先收秦組次焚商袂轉圜二略容光下濟從
邑垂仁賓門灑惠脩風順軌凝圖奉睿青戾同規五珠協契發輝三
五聲明遐裔泛野休兵靈臺偃革并嚴藏銑遵河奉璧學隸徐輪
丘園散帛就日攸宜如天在斯刑哀動植化美墳笈樂華曾舉禮葉
旁垂沙場罄翦斗極咸羈狼山入圍潮渚歸池東旌若大西旆條支
龍鄉委責鳥服來儀大矣乘時悠哉利見文龜浮沼應龍在淀瀟露
飛甘卿雲呈絢松莢望幸瑤華方薦仙舟劍術星飛告變疑沴氣
於升年掩瓊暉於離殿嗚呼哀哉商管初秋飛絃罷俗鷲川悠緬
宮車晏出大隊弗營元龜獻吉展軫效駕端圭司日迫靈心於將
餞痛皇情其如矢凝秋林於廣路遡悲風於長術經柏梁而徐轉邁
蘭池而從蹕聳輕旆之逶迤動邊笳之蕭瑟嗚呼哀哉周營甫窳
漢啓泉闡穀林搖落喬巖變衰平原淒兮白日遠深渚澹兮秋雲
飛覽銅雀而興慕傷鼎湖之不歸嗚呼哀哉嶠陵之壤嶠山窮路
虛衛翻英輕馳委素堯門閉而日慘羲庭易而雲呀嗟厚德之長
違仰高天而林拳慕嗚呼哀哉崇基永煥置業方昭遺風餘烈天長
地遙想神襟而騰茂縱史筆而揚翹籠嘉聲於日月終有裕於唐堯
嗚呼哀哉

唐中宗孝和皇帝哀冊文

徐彦伯

維景龍四年歲次庚戌六月辛巳朔二日壬午大行應天神龍皇帝崩
于袖龍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景雲元年十一月二日乙酉將遷
座于定陵禮也畫攢毀帟雕輶肅軻縞緋霜迴丹旂雪引御空臺
之眇默背天閣之崇峻皇帝瞻在原之墜響音感聯萼之凋陰禮奠收
兮泣遺跡同氣訣兮悲聖心爰命下臣式揚鴻懿咨睿烈於金牒刻
明猷於玉字其詞曰

少典之子重華之孫珠聯寶系海浸昌源鳳鳥鳴國龍蛟守門於鑠皇
朕赫應成命青靄南浮彤雲北映掃刷中寓光亨累聖欽若應天
續成前慶身珮星斗掌提曦鏡克明克類允武允文就之如日望之
如雲聲中律呂辭合典墳道懋登庸榮膺繼體位擁青陸業
移朱邱春誦夏絃冬詩秋禮復子明辟固天攸啓鵬舉提象鸞飛
鑿乾羅圖已御芝蘭仍傳拱默當寧賡歌撫絃堯親更睦媯德

通壇萬寶阜成四門光闢宵衣若厲道風猶戾野接翹車殿橫儒席
留連鎬譙婉孌詞客澗洽泉魚恩周卉毳鞮譯務駑輪要荒走幣削
觚反樸寬刑薄稅俗富京坻人忘疵癘帝圖廣運天意難誣旖旎
祥籙張皇瑞符仙芝抱砌神筵搖厨龜負綿檢鱗銜斗樞孝思罔
極宗庸克賽親幸國陽式陳昭配翠輦容與蜺幃曉暎蒼壁森羅
明祇肅對玄精備典洪範盈疇將竦華蓋遙封岱丘狀紫寅之阨
僻追白雲之豫遊時若慕於喪妣道空在於委裘嗚呼哀哉惟幾在
辰枚卜違吉仍几虛座綴衣空室景沴攝提悲纏昱日羣臣奉於
末命天下悲乎晏出嗚呼哀哉宗伯蒞典同軌赴辰龜謀人兆犀鞞
移輜喝苦挽於香掖咽酸笳於曙旻彤階皦皦兮露蘄月王座微微
兮花掩塵嗚呼哀哉列綺城之哀仗引滋橋之度憶朔飈急兮御道
寒愁日晦兮雲郊晚駐石馬之新塗下金天之舊坂見踈杏之原長覺
深松之路遠嗚呼哀哉伊昔睿詰先謀壽宮猗那我后復幸方中委冠
劍於泉窆保明靈於昊穹山有移兮海有變道無缺兮聲無窮
嗚呼哀哉

唐睿宗玄真皇帝哀冊文

蘇頌

維開元四年歲次景辰六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大行睿宗大聖玄真
皇帝崩於百福殿徙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十月朔某日將遷座于
橋陵禮也素帟塞周青壺警節儼無聲以虛衛陳有象而成列
哀子開元神武皇帝某追攀引繚眇擬司常悽庶物其涕迸感衆靈
而影彰睽茲鴻業欽若要道爰制近臣敢揚大寶其詞曰

高祖興唐垂其耿光睿宗誕慶紹我明命明命伊何重熙累盛耿光
伊何翊善傳聖在昔分瑞爰初剖符宅房令典居相宏圖宣哲觀
藝祗庸服儒踐其成式納以嘉墓否歷終泰傾維更紐子從代王子
事周母退象藏密冲襟釋負不爲震驚自得謙受權乃復亨塞
而自開固推皇弟仍陟元台鳴牝棗孽紛虹肆災飈馳神武電掃
茲回三讓天下載登宸極順夫耻心忘我帝力鞮譯修貢親賢任職
樂英已敷禮緯重繹宗廟率祀郊丘肇禋養而迎夏芟以祈春靜
默公道和平返淳智周翔泳功濟陶鈞知子惟明從吾所尚陋伊祈
之莫緒追齧缺而將喪帝允執于厥中自皇遂崇於太上始授圖而

觀察終脫屣以清曠齋必閑館朝而別宮問安順色資孝弘風理極兼受言承至公豈綴衣而憑几忽成鼎而號弓嗚呼哀哉夢年罕驗顧是付囑屬神器其得所委靈心其何欲增摧絕以孺慕竟厭時以去俗萬邦赴而同軌六遂陳而帥屬外羣悲於縞素中不瘞於珠玉蜃輅迎轉龍慌戒徂寒生紫殿曉發清都笏挽遲遲而徙靡旆旌戀戀以威紆除櫟陽之御路拍橋嶽之幽途禮既獻而三撤神方寧而九虞遠遊通祠近嚴歸蹕因高而渭川盡見馮下而秦京稍出積私草以橫霜積悲松以翳日嗚呼哀哉粵義軒之建子姒方令問傳其不已猗簡冊之尊聖具芳鴻名冠而方始然後景雲藹華露滋揚至德殷永思此天子之孝也臣何足以知之嗚呼哀哉

唐玄宗明皇帝哀冊文

王縉

維寶應元年歲次壬寅建巳月五日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崩于柙龍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以寶應二年三月甲辰朔十一日將遷座于泰陵禮也象物已設仙馭將飛空聞脫屣無復求衣孝孫皇帝親臨遣奠意延晷刻向池綉而涕流想山園而心惻九天兮無所一往兮何極感貽美於系謀俾述事於祖德其詞曰

天賦隋亂中原無主人歸唐德上帝是輔以聖易暴興文繼武義冠殷湯威包漢祖仰膺曆數光宅區宇惟皇得一承乾嗣五赫哉厥初萬物斯觀景龍之際坤儀反坤不利王室將開禍門呂危劉氏趙啄皇孫我獨杖劍神期武賁上排閭闔俯掃軒轅不驚宗廟大造黎元爲而不有禮備尊尊乃奉睿宗爰受寶命問安侍膳純孝至敬維城之年佐潞之政一著獻兆百靈翼聖躍馬截流水不敢競潛龍變海池亦呈慶有開必先興王之盛誥曰皇帝余倦于勤往績丕業以順兆人辭之不可其命惟新體乾之大法土之均臨之以日生之以春寒暑章信動植知仁九族既睦四門既賓天通之聖電斷之神求賢築筮就列摺紳謹言是聽庶政必親刑措兵戢威加德馴戎狄龍言鼠塞不驚塵琛賚爭入來自無垠駕鼓斥駿焚求棄珍風雨時若京坻相因師於上古思與還淳然後制禮節焉北祠后土南郊上玄齋祭陵廟位號山川教戰講武祈農籍田冕旒問俗旌旗幸邊文物蔽地英聲動天鳳巢麟擾甘露醴泉九尾三脊朱草非煙續紛效祉每歲且千道

德洋溢乾坤交泰成功如可登封于岱山太平如何是時無外才藝餘美
帝王之最學究天人乙夜慙對文齊日月秋風靡逮推曆正元調律
平害扎動雲落弦開葉碎揮琴陋虞教誥輕沛良辰可賞聽政方
退鍾鼓屢陳君臣高會魏魏蕩蕩四十餘載巡省順動西南奧區
命子出震繼明握圖長驅猛士累前羽封狐不失舊物言旋上都離宮
就養壽酒多娛習道久矣神仙遠乎嗚呼哀哉湖上鑄鼎海中祈
藥忽乘紫氣長遊碧落千門萬戶若無天方寒廓八達九衢雖有人
方寂寞淚爲雨於宸極哭成雷於郊郭遺轍跡而徒攀葬衣冠而可
託同軌畢至初陵已開震鳳輦於仙仗降龍輜於帝臺儼將行兮肅
穆似有覩方徘徊遇春城方如送望暮山方謂來嗚呼哀哉壽原摩吉
先天不違接橋山之隧營金阜之五扉擁馳道兮皆往獨宮車兮
不歸厚夜兮藏晝終天兮戢輝文始遠極武餘英威立德不朽至
道惟微雖陰陽之與變化侔聖德兮安可希超前古以作則遺後
代以垂衣嗚呼哀哉

唐憲宗章武皇帝哀冊文

令狐楚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甲戌朔二十七日庚子移殯於大內太極
殿之西階粵五月十五日庚申遷座于景陵禮也玉衡南指金波西
落皓雪集其麻衣素雲塞其綃幕柳宮龍動竹池魚躍北庶兩泣
於浩穰萬靈風號於寒廓哀子嗣皇帝仰攀雕輦殷真瓊筵哀
無容以觸地痛不返而終天仙仗徐進宸儀永階降睿二日於鸞臺揚
聖功於鳳冊其詞曰

配天惟唐伊祁同光應道爲帝五元之系聖人有作孝子善繼顯赫
十朝總齊四裔執其大象司彼左契武烈誕敷文明下濟出潛離隱
或躍未融親則盤石封殊前羽桐承桃黃屋主鬯青宮禮樂盡在謳誦
荐至軒皇倦勤傳付神器太母侍養親臨寶位怡聲下色先意承志家
令敢言天子屏貴明明出震業業承乾其仁如山其智如泉理析堅白
學探幽玄揮毫霧動揆藻霞鮮所持者儉所寶者賢刑靡不省
賞無不延冕旒迎日珪璧祈年涕謁宗廟戶朝昊天縱神聖日
躋孝敬鴻名再加寶曆一定窮人屢賑名士交聘獸愛觸邪草憐
指佞梯航修貢鱗羽遂性河色呈符山聲告慶編書辨謗創殿思

政甘節必稱苦言終聽稜威之遠德政之盛霜雪憲音雷風號令夏臺
齒劍上黨納宥并趙際宅心鄴中聽命誰能去兵王者有征玉壘霧廓
金陵鏡清孤鳴上蔡蟻聚東平伏鎖就戮迴戈受烹始以上殺歸於好
生恢恢不失蕩蕩難名信及隱微道存溥博走馬斯却且蟲感若
調其玉燭徇以木鐸混同車書遠頒正朔範金合土大興太學清蹕
鳴鑾將登高嶽四維既張五刃已藏鑿夷戎羗敢不來王天下清淨
朝庭樂康會冠劍以高宴戲魚龍於廣場有嚴有翼無怠無荒俗
皆臻於壽域人自爲於犧皇日出入兮安窮極雲飛揚兮無處所瑞
方瞻乎鳳來出火忽聞於鶴語謂百年之可卜嗟九齡之不與當凝旒而
下臨奄脫屣以輕舉萬姓哀其考喪千官懷其后撫封人猶祝於南山
帝子已號於北渚嗚呼哀哉披靈衣兮如在委仙珮兮若休建環海以
靜寐謝鼎湖而遠遊桂華朗兮高殿寂梧葉暗兮深宮愁驚同軌
之遽至咽長川而不流嗚呼哀哉威儀肅設文物前列酌玉尊以宵奠
駕金根而曉發出朱雀之正門背青鸞之迥闕逶迤原野蒼茫日月
去復去兮降堯階悲莫悲兮臨禹穴嗚呼哀哉地開蒼谷天作豐山
江海自流於泉下城郭取象於人間高封馬鬣永秘龍顏麟有迹兮
會觸髯欲升兮尚攀朝百靈以肅肅遺八駿以閑閑陵植栢兮未拱
閣生苔兮已班嚴日宮而深閉藹雲幄以空還與衆感於萬井結宸悲
於九關嗚呼哀哉神行無方乾健不息物皆被於聖澤人自迷於帝
力巍乎高代之行至矣動天之德後玄壤以長存衽蒼穹而罔極嗚
呼哀哉

唐順宗莊憲皇后謚冊文

權德輿

維元和十一年歲次景申某月朔日哀子嗣皇帝臣某伏惟大行皇
太后柔明承天廣大法地齊二儀以發育含萬物而化光靜專宅心
謙儉約已塗山積厚淮水秉靈四德交脩六宮承式於德宗有逮事
之孝敬於先皇有輔佐之憂勤啓迪風徽儀形天下伏以永貞誥命
脫躡寰區乃居太上之尊乃正中宮之位顧茲冲眇上荷劬勞自幼逮
長稟邑姜之教勛繼體纂圖申長信之供養率用慈訓施于理道母
儀所被子惠所覃一紀于茲萬方蒙福以載物之量包逮下之仁嗣任
如之徽音慕黃老之清靜且錫丕祉壽如岡陵昊蒼不憚艱棘俄及

追惟顧復創鉅感深銜恤茹荼叩心罔極今祔隅先遠龜筮告吉順厚
夷體幽嚴就路宰政卿尹與典禮之官詢考古式詳稽謚法以周道
章明未之或改敬形擬議敢易大名謹遣攝太尉中書侍郎平章事
臣裴度奉冊上尊諡曰莊憲皇后伏惟皇靈降格淑聖幽贊昭配清
廟對越鴻休與大陰方祇永永無極嗚呼哀哉

唐懿宗元昭皇太后諡冊文

夏侯孜

維大中十三年歲次己卯九月癸丑朔二十七日己卯嗣皇帝臣伏惟
先太后體貞明以合天本懿粹而象地發秀于外含章在中由潁川
以表祥配沙麓而比德塗山佐夏華野興商潛耀空蘊於方祇秘景
莫觀於圓魄卓爾絜操穆然凝輝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臣猥以冲昧
獲奉宗祧怵惕哀然慮墜大寶而天意允若人心克諧惟懷永圖懼
乖末命退省蒙固上感劬勞繫鏡無塵賜衣有篋宸儀雖閱慈言
長存莫追蘭殿之晨昏空感椒塗之霜露言成陰教行著國章逮
事靡非及於循陔終吉徒哀於陟屺敢舉追崇之典寧申顧復之思
伏惟舉位以定名考謚以尊德所以揚茂烈傳休聲率由舊章早竊擬
素範今禮官詳議庶僚稱贊備陳徽數克播令猷正位號於瑤齋
森禮容於金祀母儀無斁廟貌有嚴將淳鴻休實憑丕祐謹遣攝
太尉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蕭鄴奉冊上尊諡曰元昭皇
太后伏惟明靈昭格俯鑒精誠時已逝而敬在六衣夜不陽而禮存
三獻惟是薦享與唐無疆嗚呼哀哉謹言

唐太宗文德皇后哀冊文

虞世南

維貞觀十年歲次甲申六月己未朔二十一日己卯大行皇后崩於立
政殿粵九月十日丁酉將遷座于昭陵禮也殯宮夕啓靈輜曉前儼
帷帟於空殿肅陞衛於靈筵皇帝親臨宵載義深追遠瞻青蒲
而永絕悼玉階之莫返蜃輅將引犧樽已撤爰詔記言式揚徽
烈其詞曰

二儀合德兩曜齊光列聖觀象邦家克昌猗歟華族英靈降祉比齊
越姜正宋踰子育德高門騰芬素里體仁將聖披圖閱史造舟爲梁
嗣徽前德履和思順自家形國淑問不已柔風允塞糾組報勤琤
珩垂則時逢昌聖運屬休徵代邸膺曆唐侯嗣興紫宮並曜黃

道借昇化宣風始業贊丕承比德無競凝神不測應物通理撫機先識
體備賢能暉無眊側績包九亂恩加八極性道希夷言容莊藹戒奢
處約懷冲履正景暖風暄霜嚴冰淨領略三古箴規六行源濬流遠
時昌祚延國貞誕歡皇友挺賢談高辯日學冠通玄慈訓所及懿德
光前五福云備千齡方永地紀絕維月輪韜景辰興不豫德音彌整馬
鬣無對鶴珠斯屏嗚呼哀哉異人神於倏忽變容服於平生改清蹕
以哀挽易朱旗以素旌昔照朝景響音環珮於曾城今冥永夜吟松
栢於山楹嗚呼哀哉氣變灰飛暑退寒襲煙觸樹而凝慘露分枝而
垂泣聞哀鴈之夕飛聽悲風之曉急仰雲霄而永慕慟陵寢其何及嗚
呼哀哉昔玄武而北轅絕牽牛而橫度途去去而逾遠馬駸駸而不
駐想渭水之貫都歎黃山之隱霧嗚呼哀哉嗟人生之浮促若飄風之過
牖牖何風而斬是停人何生而能久唯承天與載物邈茲深而德厚邁
任姒之高蹤播英聲而無朽嗚呼哀哉

唐高宗則天皇后哀冊文

崔融

維神龍元年歲次乙巳十一月朔二日云云大行則天大聖皇后崩于洛
陽宮之仙居殿旋殯于乾陵禮也祖庭火燼攢宮月曉雲帶黼黻風
牽絳旒儼天衛之蒼蒼邈神儀之窅窅哀子嗣皇帝慕切无窮誠
殷遣奠瞻象服其如在攀龍車而不見闕慈軌於長陵哉神輝於
前殿示人軌訓先王典則爰命史臣颺言聖德其辭曰

天生后稷飛鳥覆翼天護武王躍魚隕航施于成康武子有光豐沛之
疆河汾之陽異氣發祥聖母其昌穆穆皇皇作令于唐至哉坤德沉
潛剛克奇相月偃惠心泉塞蘋藻惟勤紘紼是則訓自閨闈風行邦
國七廟肅祇六宮允釐釐中外和睦遐邇清夷家道以正王化之基皇曰納
輔后其謀咨謀咨攸俟皇用嘉止亦既顧命聿懷代已聖后謙冲辭不
獲已從宜稱制於斯為美仗義當責亡軀濟厄神器權臨大運匪革
宗祧永固寰宇奄宅負辰肅清垂旒光赫洗洗我君四海無氛英才
遠略鴻業大勳雷霆其武日月其文灑以甘露覆之慶雲制禮作
樂還淳返朴宗祀明堂崇儒太學四夷慕化九戎稟朔沉璧大河泥
金中嶽巍乎成功翕然嚮風乃復明辟深惟至公歸閑於大庭之館受
養於長樂之宮品彙肯悅謳歌載隆鼎祚既穆珽樞已肅庶保大和

長介景福如何靡非怙而降斯酷后弄孫其未掩人喪妣其焉速嗣皇擗踊列辟扶服九親號咷萬姓荼毒嗚呼哀哉積憂勞而不豫方寸氛疹而成災逢冰霜之慘烈兮見草木之凋摧感大漸之將至兮遺惠言而不回付聖子其得兮顧黎元曰念哉頒寵錫以留訣兮節禮數而送哀邈終天而一去兮復何時而下來嗚呼哀哉光陰荏苒兮氣緒迴手泣盡冬霜兮悲生春露攢塗云啓兮同軌畢赴湘川不從兮洪瑩蓋祔古則祀闕今也儀具嗚呼哀哉夜漏盡兮晨輓發轉相風兮搖晝月厭河洛兮不臨去嵩邱兮飄忽指咸陽之園寢歷長安之宮闕旋六馬兮頃期考三龜兮中歇嗚呼哀哉出國門兮夷由覽舊物兮親憂備物森兮如在良時闕兮莫留當赫曦之盛夏宛蕭瑟之窮秋山隱隱兮崩裂水洄洄兮逆流嗚呼哀哉挂旌旒於松烟即宮闈於夜泉下幽翳兮無日上穹隆兮蓋天隧路嚴兮百靈拱殿圉虛兮萬國旋如有望而不至怨西陵之茫然嗚呼哀哉攝帝皇之高風欽文母之餘懿時來存兮立極數往歸兮配地何通變之有恒兮而始終之無愧惟聖慈之可法播徽音於後嗣嗚呼哀哉

唐德宗貞懿皇后哀冊文

常袞

維大曆十年歲在辛卯十月辛酉朔六日景寅貴妃獨孤氏薨粵明日追謚曰貞懿皇后殯于殿之西階十二年十月癸酉乃命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常袞持節冊命其月二十五日丁酉遷座于莊陵禮也素紗列位黼帟周庭輅升玉綴軒缺珠櫺皇帝悼慈鳥掖以追懷感麟趾而增慟備百禮以躬遣命六宮而哀送宗祝薦告司儀降收爰詔侍臣紀垂鴻休其詞曰

祚祉悠久寵靈誕受元魏戚藩周隋帝后五侯迭興七貴居右肇啓皇運光膺文母續女是因以綱大倫生知陰教育我蒸人瑞雲口玉彩瑤星降神聰明睿智婉麗貞仁惟昔天監搜求才淑龍德在田葛覃于谷周姜曷宇漢后推轂王業惟艱嬪風已穆繼文傳聖嗣徽克令不曜其光乃終有慶祇奉園寢肅恭靈命越在哀榮聿追孝節文織絲組朱綠玄黃上供祭服以祀明堂法度有節不待珩璜篇訓之制自盈縑緗叙我邦族風于天下始於憂勤叶成王化慈厚諸女寵臨下嫁登進賢才勞謙日夜服繒示儉脫簪申誠訪問後言讌遊風

退內和群娣動有矜誨外睦諸親泣辭封拜闕翟有日親煇蟲俟時
忽歸清漢言復方祇萬乘悼懷群臣慕思玉衣追慶金鈿同儀鳴
呼哀哉去昭陽兮窅然乘雲駕兮何在在人代宛兮如舊昔炎涼倏兮已
改翠葆森以成列素旗儼而相待言從王兆之貞永閔瑤華之彩別長
秋之西苑過望春兮南登招帝子于北渚從母后於東陵下上清兮動
金翠外無像兮中有馮合箏廟挽以攢咽結雲雨之淒凝吾君感於
幽期俯曾亭而望思慘嬪媛以延佇極容衛以盡時搖巾袂兮遠訣
隔軒檻兮群悲不復見兮迴御輦傷如何兮軫睿慈下蘭皋兮背
芷陽旌悠悠兮野蒼蒼帶白花兮掩淚衣互怆兮斷腸當盛明兮
共樂忽幽處兮獨傷去故庭兮日遠即新宮兮夜長祿無文繡之飾
器無珠貝之藏蓋自我之立制刑有國之大方嗚呼哀哉見送往之空
歸歎終焉之如此方士神兮是與非甘泉盡兮疑復似遺音在於玉瑱
陳迹留於金祀獻萬壽兮無期存二南之餘美

文粹卷第三十二



文粹卷第三十三之上

文丙 摠九首

吳興姚

鉉 纂

弔古

許由先生廟醑文

柳識

弔夷齊文

柳識

書師曠廟文

素皓

雷震

上天鼓文

程浩

軍政

祭壽縣文

獨孤及

畏途

招北客文

祛厲

送窮文

段成式

責檄

責龜文

樊鑄

檄曲江水伯文

室岳靈

許先生潁陽祠庭獻醑文

柳識

壬辰歲夏四月客有自洛東遊至先生遺廟而潁水古風舊山巋然
追懷古蹤慕美至道以時酒酌醑于靈既酌既拜獻乎言曰

天清既能久地靜不能朽先生清淨天地全性出於胚渾入於鴻蒙
雲遊鳥還翳翳鬱和風當時帝道已半滋章欲深大樸散於人未散
於山林乃有巢父杳冥同心堯齊公器退然見推遇聖相感不得不知

耳雖濯於清流道終播於無為所謂春膏時蒸朽葉自滋先生含德
唐堯發之潁陽之仁德日大天下之祿利日卑且聖王所重者名器至

人所重者感通推以大名義同讓終廉能感俗道自為功任應會之
偶然生垂後之清風人登雲嶺多憶箕潁猗歟先生山水齊名茲焉
遺廟萬古芬馨

弔夷齊文

柳識

洪河之東兮首陽穹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餒在其中偕隱胡為得
仁而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竟兮來何依兮去何止掇澗磻之毛薦精
誠而已初先生鴻逸中州鸞鳥伏西山顧薇蕨之離離歌唐虞之不還謂
易暴兮又武謂墨纒兮胡顏一叱兮忘飢若有謂兮于巖之關豈不以
冠弊在於上履新處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聖之純嘏讓周之意不
其然乎是以知先生所恤者偏矣當昔夷羊在牧躬網解結乾道息坤
維絕鯨吞噬兮鬼孽王奮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濬哲於日及三老歸
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況乎旗錫黃鳥珪命赤烏俾荷鉅橋之施俾
申羨里之辜故能山立雨集電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礪於武庫九

駿伏轅於文途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既而溥天周土率土周人于嗟先生逃將奚臻萬姓歸飾兮獨鬱鬱乎方寸六合莽蕩兮終弱乎一身雖忤時而過周終臣心而惻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旁通以阜厥躬應物以濟其利則焉有貞節之規各親之事靈乎靈乎雖非與道而保生乃助爲臣之不二

書師曠廟文

表皓

吟篁怨桐天其聲乎鏘石鏗金天其文乎擊莖鳴絲天其暢乎匏土之韻天其和乎天有至音寄斯八物先生不生斯音鬱鬱先生既生斯音在律嗚呼先生之耳時可求也先生之心不可得也天全樂乎先生之無神乎愚固狂而不可據先生之有神乎愚堅誠而乞其圖先生之耳有神乎化爲天下之耳先生之心有神乎化爲天下之心者可以舒於今然後家家知舜琴

上天鼓文

程浩

雷車闐闐六合喧吼驟風雨於南極族星雲於北斗遑俄選蹙東海以波蕩擺太山而瓜剖玉石至堅切如泥濘松栢至勁粉爲枯朽鼉皮擊考而魍魅睽暘龍領觝觸而鯨鯢奔走陶鑄造化之鑪而鴻毛萬像幹運乾坤之柄而嬰孩群有由是言則九鼎瑣細三山培塿青鼎白鼎可以指揮蓬萊可以背負殊不測離蒼天之近遠當懼驚魂在玄雲之幾重徒勞矯首及夫白日雨歇長虹霽後列缺緩轡玄冥假手蒼苗殘怒之未洩間餘音之良久而小子之繆學敢獻疑於座右今若爲善惡之宰主操賞罰之休咎胡不扶持顏閔之羶行天闕踟躕之首壽罪一亂臣懲天下之凶醜旌一孝行激天下之悌友法高懸於堯典形不試於周后何必霹靂潛雷之龍養育吠堯之狗

祭毒蠱文

獨孤及

天地不仁神明無親惟正是與若響之答敢有象恭滔天未豐稱亂國有明罰神其捨諸賊臣劉展假寵多難敢已狼心竊發毒蠱毒將敷虐于我上下神祇使東溟揚波群動昏墊皇帝震怒按劍授鉞命我上將底天之伐於是虎牙鷹揚之臣蛇矛犀渠之群橫行而東我伐用張月羽雲旗以先啓行方將歷潯陽下南陵收京口掃建業斯梟鏡以暨鼓封鯨鯢爲京觀俾萬里浪破三象霧廓今以令

月吉日整駕即路是用徼福于爾有神惟神降衷尚弼子志敢告無
靡旗無絰駟無汰軻無僨車命五將護野萬靈並轂令天地氛祲望
風掃除魑魅魍罔不率俾莫我敢遏爲神祇耆尚饗

招北客文

蜀之先曰楚蠡叢兮縱其日以稱王當周室凌頽兮亂無紀綱洎乎杜
宇從天而降敝龜靈沂江而上相禪而帝據有南國之九世蜀本南夷
人也皆左其袵而推其髻及通乎秦也始於惠王之代五牛琢而秦女至
一蛇死而力士斃二江雙注群山四蔽其地卑溼其風脞脆蠻貊雜處
眞棘爲隣地偏而兩儀不正寒薄而四氣不均花菜再榮秋冬如春
暮夜多雨朝且多雲陽景罕開陰氣恒昏以暑以溼爲瘵爲癘氣氾
蟄以中人吾知重膈之疾兮將嬰爾身蜀之不可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東則有大江濤雲下絕地垠自谷相吞出於荆門突怒吼劃附于太
白流瀉礮碎會于滄溟跳噴浩淼上濺飛鳥感縮盤渦下漩云龍龍
三峽兩壁亂峯如戟岷岷屹岿嶂洞劃圻高于天雲見雲外水積晝
日無光其下黑窄瞿塘無底淺處萬尺啼猿哀哀腸斷過客復有
千歲老蛟能變其身好飲人血化爲婦人衒服靚粧遊于水濱五月之
間白帝之下洪濤塞峽不見灑瀨翻天感地震吼雷怒亦有行舟突
然而去人未及顧權未及舉瞥見陽臺不辨雲雨千里一歇日未移午
須臾黑風暴起拔樹震山石走砂飛波騰浪翻舟子失據摧檣折竿
漩入九泉沒而不還支體糜散蕩入石間水族呀呀拔刺爭食蜀之東
不可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西則有高山高重重此此松屬天西有崑崙其峯相連日月迴環闕于山巔
巖崖盤欽天壁盈曼絕陽和不入陰氣固閉千年增冰萬古積雪谿寒
地圻谷凍石裂表夏月草枯春天木折蒼烟凝兮黑霧結人墮指兮馬
傷骨江水噴激迴盤紆縈棧壁綠雲鈞連相撐繩梁蝶虛傍杳杳
冥下不見底空間波聲過者矍然亡魂喪精復引一索其名爲笮人
懸半空度彼絕壑或如鳥兮或如獲倏往還來幸不落或有豪猪
千群努鬣射人寒熊孔碩登樹自擲見人則擘巨麋如牛脩角如劍
餓虎爭肉吼怒闐闐復有高崖墜石兮聲若雷之軒輶上敵下磔似
火迸兮滿山流星礮溪忽兮倒流林岸爲之頽傾碎騰狻與過鳥駭木

魅兮山精飛石豎人兮不可行西有大戎與此山通形兒類人言語不同種
廬隆穹毳裘蒙茸罽酪啖肉持槍挾弓依草及泉務戰與功其聲如
犬其聚如蜂中國之人兮或流落於其中豈只掘鼠茹雪以取活終當鉞
其足而纍其曾泣漢月於西海思故鄉於北風蜀之西不可往北客歸
去來兮

其南則有邛笮之關天設險艱少有平地連延長山橫亘廬江隔關
百蠻吁彼漢源上當漏天靡日不雨四時霑然其人如魚爰處其泉
終年霖霖淫時復日出忻忻諸犬向天吠日人皆溼寢偏死甬疾復有
陽山之路毒瘴下凝白日無光其氣曹曹冒暑雨下溼黃茅上蒸南方
之人兮不敢過豈止走獸踣兮飛鳥墮吾不知造化兮何知此方此蜀之
南不可以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北則有劍山巉巖天鑿之門二壁豁訝高崖嶙峋上拄南斗傍鎮于
坤下有長道北達于秦秦地神州中有聖人左右伊臯能致我君雙闕
峩峩上覆慶雲千官鏘鏘朝于紫宸玉樓鳳皇金殿麒麟布德垂
澤搜賢修文皇化欣欣煦然如春蜀之北不可以往北客歸去來兮

送窮文

段成式

予大中八年作留窮辭詞人謂予辭反之勝也至十三年客漢上復作
送窮祝是年正之晦童稚戲為送窮船判筒而槽比擇而問細泉
纏幅楮飾木偶家督被酒請禳窮將酌地歌舞窮子謂曰予送非
甕饒歷感循陰索隙營葦瀹餅直胆涎瀝者非寒哭蕪憐敗衣
網身惡覷牆間冷嘯淒辛者非嚇去覘嗾巫欺癡嬈衰燼數楮泉擾
狎狐狸者噫有才歎外窄腹腸噉喀幾童其筆燥心汗滴以是而歿
者去此有開卷數幅空心妨去目襲經攻史方寸日感以是而歿者去此
有議古酌今左凌右侵麓垤酒泔短淺不禁以是而歿者去此

責龜文

王岳靈

萬物之貴者人也人惟秀介蟲之智者龜也龜惟神隱括無形神之謂
也窮通有極秀之謂也況天之與人其道甚遠不有以也將何遠焉則吉
凶之祥假子以告變化之象因子以明欲愛謀稽疑必先弊昆命且蠲割
誘慕展布心腹子無欺於人人有望於子成天下之龜且且且且且且且
何諸呂弄權昭大橫於漢帝帝辛毒痛匪告繇於周武揆惡之輕重

也呂之惡不浮于辛量德之休明也昌之德靡及於發子二其行誰不
解體矣夫義禮之輿也信身之幹也何陳氏之母不疾而稱疾魯孫之
臣卜僭而告義喪於禮失其徒寔繫吾不殫悉考夫頒封繇者著也
著之靈而不如子之長定妍婁者鑄也鑄之明不如子之知銘乎竹帛萬代不泯
奚起矛楯俾吾反感於古人孰謂子原天地之美達五行之理徒使疏
淪深雪仰止蒙求曾莫之校何異乎曹丘生遇拒季子善盼已虞國
僑哉必以剝桂刻漆非材木所願拔鷓裂冠非禽鳥所欲當潛伏齋澗
違禍留咎九江錫命其可得乎豈不免泯之蚩蚩然惑於耳目也

檄曲江水伯文

天寶三載溺群公之故也

樊大鑄

主張於地之血脉者豈不曰水伯乎爾自默爲身面爲人控牽兩龍窟
宅百谷億有祀矣故斃倫於元氣之液弄權於坤輿之竅所云老而不
死是謂之賊伊我謂爾有是夫何者三載二月春服旣成冠者五六
人才子六七人皆簞揚文精開闔武庫游嬉春晝公洄江干興飛壯
心舞曳齒胷皆負白龜之德不負赤鯉之本爾何爲陰發暴殄潛生
毒痛篋貝禍塔於沙岸垣死府於花鳥如數子者皆載垂堂之誠爾始

十四

楊序

若懸流三十仞跳沫四十里固應尊而不親豈相及爾岸不崕岫流
不唐突設人所倚之福陷爾孔易之誘俾水術貫取之功舫聲之如蜩
蟬捫空呼天迄死不救倏恣化魚之惡誰下拜牛之惠溺我國寶豈
明時弃珠之泉沈彼綵船實去夜藏舟之壑與夫覩右山四耳之獸夢
潁川一角之人置于大江未匹斯甚使揭竿求父之子投牋請弟之兄
奏筮篋傷妻之夫厲波濤徇晉之婦罹其凶害不忍荼毒並告無
辜于上下神祇行哭失至於爾安呼爾今肆行賊虐者豈不謂性與習
成乎何哉曩者溺孫興公於後湖之中淪炎帝女於東海之上化鼈龜於
黃氏之丑爲魚於歷陽之郡爾應恃以舊捷蔓其後圖殊不知事不
欲數數斯辱矣惡實已滿天命誅之然今歷視爾自昔爲過之所或
天涯或地已起於侯甸之外且非葦車轂之下豈比今日俯九門臨四達使
哀聲悲響音上及聰聽爾誰欺欺天乎然曲江者南峙仙閣北距靈宮
足可效深水產黃帝之珠胡爲殲蒼生竊司命之契況之人也昔編中
華俗游無何鄉所異猛火烈山而莫焚大浸稽天而不溺旣遇爾省括
捨之中縱使飯術解漂之館山經不沈之木豈可免爾之圖乎茲中江自

首創至于今時數千里子更代易主島流波耗纜可接腋於井蛙詎持
頤於海鼈爾之所處豈不狹隘乎人之所賞豈有舳艫乎逮天寶載我
皇恢土德以博之實澤流以濬之積潤下之波瀾用濟川之舟楫豈
不謂幸於爾也爾何滿以致溢凶以自斃使彼都人士自此之後懼爾
同失神之海惡爾甚探手之湯匪徒歎爾盛事過自掇也雖悔可追
然靈莫尊於君人時莫美於陽春君固愛人種德乘春宥罪省囚
固去桎梏爾奚得恃宅無聞括守有曲龍衣不辜於止獄之候繫餘
殃於積慶之家僕謂數子叫天曹訢地府黜爾主職在於斯須不然
僕見欲上書於承明廬徵苗近速周處擊劍長逐孽彼深搜爾居
遁逃則焦僥東請長臂者灑灑之又於雄棠北使長股者憑踐之不
然邀離朱以視之命宋定以縛之然後調馬梅扇獸炭是烹是醢以報
東門爾儻若混空隱形和水匿象則使牛曳蛇尾絕其本根縱逢
山見彘毛終難必復矣僕亦宜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恐爾有詞曰予不
誠視成不令而行故矢在弦上垂而未發儻能易轍僕則既往不咎
若為刻舟爾則何辭以對徐察爾變惟審圖之



文粹卷第三十三之下

文丁 摠十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傷悼

弔古戰場文 李華

弔國殤文 張說

弔九江驛碑材文 歐陽詹

悲剡谿古藤文 舒元興

弔韓弁沒胡中文 李觀

哀二良文 白居易

真相國令狐公文 李商隱

祭韓侍郎文 李翱

祭獨孤常州文 崔祐甫

祀呂衡州化光文 柳宗元

為常州獨孤使君祭李貞外文 梁肅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祭柳子厚文 韓愈

祭亡友故揚州功曹蕭公文 李華 歐陽生哀辭 附 韓愈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復不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曠，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群，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旆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漂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鷙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纒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凌殺氣，以相剪屠，屠徑截轡，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澗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感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磧，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冥冥，晝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道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人，萬里朱殷，漢擊匈

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三言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

弔國殤文

張說

北伐兮東胡邈遼陽兮孤竹徧師兮覆衆在崇山兮峽谷露茫茫兮蔓草風蓊蓊兮拱木見馬血兮夜燃聞殤魂兮雨哭君王按金鼓而氣憤撫珠鈴而淚滋橫萬里兮抽恨弔羣山而寫悲對凶將兮我辱悼勇夫之狄壘彼前鑒兮未遠何後來兮不追對死地兮出陣臨傷門兮用師軍奪帥兮虵食壘車脫輻兮火焚旗有纒厭薰兮復矣無范宣兮愧之命窮逢兮短兵錯膚鈍刃兮血染鏑旅殘潰兮棄組練山猶號兮谷餘戰殪原野兮奈何違君親兮不見於戲何天命之奄忽俾仁義之治兵爲蠻夷之俘骨駸六校之飛將鎮五營之勁卒吾見出兮不歸噫名存兮身歿

弔九江驛碑材文 并序

歐陽詹

弔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之驛碑其可興辭而弔歟斯碑之材昔太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素負辭華代之銘誌多公之辭又好採異留名之致頃爲湖州牧州產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辭兼行磨龍君而成常心使用者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僻得之於自然跌本有龜護頂有螭雖不甚成而拳蹶債與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稱立罷守歸朝載而途卜出蘇臺入毗陵亦無稱立轉丹陽遊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山蛟奔螭引直到湖心頓址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環氣勝非往時所睇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覲其詭秀與碑材叶即以酒脯奠其祖神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南香爐峯北溇陽城九江爲庭千艘歷階亭旣就公製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公文爲天下最書爲天下最斯亭之地亦天下最庶資三善加以斯碑之奇相持萬古而採異留名之致一得也後典州吏於州之九江驛有脩坏之勞狀其末績乃取斯碑刻公之述實已之述今爲九江驛之碑焉予旅遊江州稅于茲

驛祠部負外郎鄭恕同之鄭與州將嚴士良共爲予說而俱以相示
嗚呼先賤後貴世之常也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
蘭室鮑肆矣以魯公之文方今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札
翰方今之札翰則錦繡泉麻矣以魯公之用方今之用則諸夏夷狄
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驛失魯公之文得人之文削魯公之札
翰題人之札翰亡魯公之用得人之用是去蘭室而曰鮑肆捨牢醴
而食糟糠脫錦繡而服泉麻黜諸夏而即夷狄可悲之甚者況我
質天成必將可名魯公所以上擇敬慎如彼而常人無良黷辱如此
與夫有道而黜無罪而刑投四裔禦魑魅何以別也石不能言豈
其無冤故弔之情違乃傷理佛乃寃人實有之物亦應然嗚呼子
碑寃可予知陰隲子材豈曰無意必有以殊方頒以異與顏表勝
以殊則明從吏居卑以異奚旌子產旣授子不終致悠悠彼蒼何嗟
及矣美玉抵禽高冠藉足有類子碑先榮後辱繼世生哲詎無賢
兮將覲于斯將悼于斯庶滌所黷而復攸宜屹屹子碑如神如祇
人得以專天造何爲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悲剡谿古藤文

舒元興

剡谿上縣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枿逼土雖春入土脉他植發活獨古
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爲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於
地方春且死色遂問谿上人有道者云谿中多紙工刀斧斬伐無時
擘剥皮肌以給其業噫藤雖植物者溫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
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爲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爲
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洎東雒西雍歷見書
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予寤曩見剡藤之死職止由此此過固不在紙
工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
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握驪龍珠雖苟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
衆者亦皆斂手無語勝衆者果自謂天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
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折入於抑揚皇華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於
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百人數千百人筆下動數千
萬言不知其爲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殘藤命易其桑葉波波頽沓
未見止息如此則綺文妄言輩誰非書剡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

藤以鬻之雖舉天下爲剝豁猶不足以給況一刻豁者耶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剝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橫及於物物之資人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爲天闕予謂今之錯爲之文者皆天闕剝豁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爲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剝藤而已予所以取剝藤以寄其悲

弔韓弁沒胡中文

李觀

維唐貞元元年匈奴上款乞盟天子以其言誠乃命上將往墀陰山而聽其誓言監察御史韓君載筆而隨焉我上將仗九廟之信而首盟其間以戎人心爲心戎乘我不虞而有詭謀我計無素成而斲以宿萌故勇者死奔者追而韓君爲之擒矣嗚呼有備無患軍志也戎人安所暴其詐千慮一失聖人也韓君是以爲之虜天其惑者將用警我非福戎也韓君爲之擒其繫命歟五年於茲生死不尋謂之生豈復還期謂之死豈復還期往往湮沉或曰死矣怒此是切傷歌者之心絕國浩浩窮西極濱強胡居之犬視齟齬流沙無波陰山無春邊草不綠塞鴻不賓秦有長城漢有遺人死者虜鬼生者虜臣哀夫韓君生死窮辛鬼能靈人能語君生其所君死其所今兩寂然心絲中阻君初奉役意氣西道白珪之貺唾掌可保激魯陽之勇歎典屬之老乃即於事不能畫奇從軍之筭壽君固職之可疑不疑固用阽危羌戎髮鬚坐刃我師倉卒聞胷血殷朝陞實死者痛非擒者悲夾谷之會不問仲尼秦中九月黃葉始下長風西來烈烈飄瓦望君申弔亦懣來者已乎一魂時也命也

哀二良文

白居易

丞相隴西公出鎮于汴州軍司馬御史大夫陸長源實左右之二年而軍用寧司空南陽公作藩于徐州軍副使祠部員外郎鄭通誠實先後之十年而民用康暨十五年春隴西薨浹辰而師亂大夫以直道及禍十六年夏南陽薨翌日而難作員外以危行遇害惜乎大夫人之望也貞外國之良也咸克契于身儉于家勤于邦又申之以言行文學智謀政事故其歷要官參劇務如刀劍發劓割而無滯如鍾磬在懸動而有聲識者以爲異時登天子股肱耳目之任必能脩德秉哲紹復隴西南陽之事業以藩輔王家嗚呼善人宜將鍾

弈葉之慶而不免及身之禍天乎報施之朕何其昧歟昔詩人有黃鳥之章以哀三良不得其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命其篇云

伊大化之無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禍兮若機之張梁之亂兮陸受其毒徐之難兮鄭罹其殃惟善人兮邦之紀綱邦之瘁兮正人先亡謂天之惡下民兮胡爲乎生此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爲乎生此豺狼我欲階冥冥問蒼蒼蒼蒼之不可問兮俾我心之盡傷悲夫而今而後吾知夫天難忱而命靡常耶

真相國令狐公文

李商隱

戊午歲丁未朔乙亥晦弟子王谿李商隱叩頭哭奠故相國贈司空彭陽公嗚呼昔夢飛塵從公車輪今夢山阿送公哀歌古有從死今無奈何天平之年大刀長戟將軍樽旁一人衣白十年忽然蠟宣甲化人譽公憐人譖公罵公高如天愚庠如地脫蟪如蛇如氣之易愚調京下公病梁山絕崖飛梁山行一千草奏天子鑿辭墓門臨絕丁寧託爾而存公此去耶禁其禁反不時歸鳳棲原上新舊袞衣先公人亦贈司空有泉者路有夜者臺昔之去者宜其在哉聖有夫子廉有伯夷浮魂沉魄公其與之故山莪莪玉谿在中送公而歸一世蒿蓬嗚呼

祭韓侍郎文

李翱

嗚呼孔氏云遠揚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于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常辨之孔道聰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剝剝不讓儷花鬪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關合怪駭驅濤涌雲包劉越羸並武同躬六經之風絕而後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兄之仕官罔辭于難跡奏輒斥去而復遷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作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乎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某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惑于中欲別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腎老耨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譎兄行下于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第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祭獨孤常州文

崔祐甫

維大曆十二年歲次月日外從祖舅朝散大夫權知中書舍人賜紫
金魚袋崔祐甫遣表姝前鄧州南陽縣尉李綜以清酌之奠祭于從
外孫甥常州獨孤使君至之之靈往矣至之此時何時空原拱木荆榛狐
狸林風月露以之增悲子之往也高格遠量秀氣茂姿安亡兮何若有
兮誰對豈流蘇寓馬從之已而嗚呼哀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
我在籠而不能求其釋獨有懷君之淚臨秋風而自滴平生相期
聊復一叙一以豁胸中之憤氣二以簡明靈而晤語吾與至之思弘
道義自家刑國張維舉墜吾與至之思敦交好平居琢磨遇死赴
蹈吾與至之思邁純德言爲士准動有時則吾與至之思全高節
風雨如晦嗚嗚不輟吾與至之思闡斯文不俾臯契獨暮華勛吾
與至之談空馭數五夢蝶喻筏去之蕭然吾與至之期諸晚歲偃卧山樊
同披薜荔舉其大較良難名數念我交情千枝萬縷霜風掃葉或
散或聚萬化紛然同歸野土向之所務孰云其主嗚呼哀哉爛然澄
醑平昔共歡如何此奠取象於觀我思此飫子必吾劇目想道周暫
留徒御所可懷者徐生之絮

祀呂衡州化光文

柳宗元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八月癸亥朔友人守永州司馬負外置同
正負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
呂八化光之靈嗚呼天平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讎之
聰明正直行爲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大
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漠漠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悲逾深而毒
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平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
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俾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乎化始與道
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爲全
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五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循正直以召
災好仁義以速咎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未聞其道泊乎獲友君
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眞正爲道不謬兄實使然嗚
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勘從古至少於
化最爲太甚履復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夙志所蓄
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佞皆老則化光之天厄反不榮歟所慟者

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蚩蚩之氓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者幾人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學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何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為大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為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雷為霆以泄怨怒乎豈為鳳為麟為景星為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為金為錫為珪為璧以棲其魄乎豈復為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為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德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長絕嗚呼化光庶幾聽之尚饗

為常州獨孤使君祭李貞外文

梁肅

大曆九年五月日朝散大夫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某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尚書吏部郎趙郡李遐叔三兄之靈嗚呼疇昔之年接兄討論倚伏之數或尋其源嘗謂仁人百祿滋蕃如何於兄斯莫存焉嗚呼哀哉惟兄孝友仁恕高明寬裕何德之茂何才之富粹氣積中暢於四支發為斯文郁郁有輝自五百年風雅凌遲假手于兄鬱鬱為宗師乃登憲闡直以舉之乃列諫臣闕則補之玄宗季年戎狄內侮兄方就養劫在豺虎氣雲霧濛濛薄汗我躬雷雨乍解遠身于東帝曰孝哉可務於中名居右掖亦踐南宮丘明為恥互晏方病清漳閑卧樂道推命哀于大賢不嚮大年人之不幸天亦何言在昔賈生見惡絳灌王佐之用不展於漢我之方行遭世紛亂時運屯塞古今一貫嗚呼哀哉某以蒙蔽風承眷惠義均伯仲合若符契博約乎文章之事優游乎性命之際謂得携手相期卒歲天其喪予兄則先逝嗚呼哀哉曩自朝列出持使節十年離別一旦存沒矣楚迢遞江山阻越不及歸贈仍乖執紼寢門一哀魂斷心絕恭承嘉命來牧于常總帳斯在哀何可忘鞠然二孤訴彼穹蒼孰謂遐叔與天茫茫魂兮歸兮臨此一腸嗚呼哀哉

祭柳子厚文

韓愈

維年月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

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樽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馬羈玉珮瓊瑤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觀夢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今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規人自以無前一斤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有今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由有鬼神弗敢遺愼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天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嗚呼柳州秀氣孤稟弱冠游學聲華藉甚肆意文章秋濤瑞錦吹迴蟲濫王風凜凜連收甲科聚閱班品青衿摺紳屬目斂枉公卿之祿若在倉廩至駿難馭太白易慘華鍾始撞一頓聲寢梧山恨望桂水愁飲鬱鬱鬱群議悠悠積稔音奄荒瘴遂絕羈枕嗚呼柳州命實在天賢不必貴壽不必賢雖聖與神無如命何自古以然相視咨嗟歸葬秦原即路江臯聲容蔑然相嘆增勞惟有今名日遠日高式薦誠辭以佐羞醪尚饗

祭亡友故揚州功曹蕭公文

李華

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李華云云茂挺平生相知情體如一歲月之別俄成古今天乎喪子此痛何極華豐罰深重艱棘所鍾殊方永慕觸目號裂孤窮易感况哭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名蓋天下道孤命屈淪阨終身避亂全絜忠也冒危遷祔孝也有王佐之才先師之訓而歿於道路何負於天乎痛哉華疇昔之歲幸忝周旋足下不棄愚劣一言契合古稱管鮑今則蕭李有過必規無文不講知名當世實賴吾人循環往復何日忘此而况泣血千里羈旅相依聞此一哀心骨皆斷痛之至者言不能宣是欲寄辭祇益填塞茂挺君其降靈尚饗

歐陽生哀辭

韓愈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縣鄉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故宰相有名於時又作大

官臨莅其民親與之爲客主人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仕
翕然詹子時獨秀出衣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
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
南也又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則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
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
者唯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
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
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貞疑疑然其燕私善譔以和其文
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
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
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
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
在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
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忠養志
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友朋雖詹與其父母
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旣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
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
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旣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
事實旣脩兮名譽又光父母欣欣兮常若在傍命雖云短兮其存者
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視疾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
妨壽命不高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
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以慰
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唯自書兩通其
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
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君喜古文以吾所爲合於古誦吾
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益堅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
不顯榮於前又懼若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
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
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者本志乎古者也古之道不苟
譽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共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